

聘
三



李振祖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

注今文歸或為饋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皮弁服韋弁敬也

賈疏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

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今行聘享之事等皆皮弁至歸饗餼則韋弁故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
賈疏韎即赤色而服之云敬也

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

賈疏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其服蓋韎布

以為衣而素裳

賈疏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為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韎布為衣而素裳以無

正文故云牲殺曰饗生曰餼

賈疏周禮有內饗外饗皆掌割亨之事

存疑教氏繼公曰韋弁即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

纁屨

案韋弁易氏亦云卽爵弁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為鞞而戴弁也又以鞞為解教氏所推衣裳鞞屨卽士冠三加一稱之服與鄭注韎布衣素裳異但皆無正文未見其確然也饗餼五牢者牲殺曰饗兼飪與腥之目殮亦有腥餼餼但饗為備耳餼生牲也下文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及他諸物與夫所歸上介衆介者皆此歸饗餼三字總之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賈疏下賓皮弁迎大夫是受之用皮弁為尊服朝服弁於皮弁言示不受終受之也

有司入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賈疏下記云

大夫館於士又云揖入及廟故鄭據此而言

案上賓禮辭不云許而有司遂入陳者蓋賓示以不受乃廉讓以明禮客使自處之道應爾也若有司自入陳其積者供已之職以伸君之誠意自應爾也

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飪與腥賈疏飪與腥共以饗目之鼎故也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

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
鮮腊設局霽腳腫曉蓋陪牛羊豕

音香牛腫也腫許云反羊
臙也曉許堯反豕臙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陪鼎三牲臙腳腫曉陪之庶羞加也

賈疏案公食大夫庶羞非
饌故在正鼎後而言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

賈疏正鼎
九雖大判繼階而言其云于階前則階東稍遠

故陪鼎猶當內廉而辟堂塗之內也腸胃次腊以其出

牛羊也膚豕肉也惟燔者有膚賈疏腸胃是腹內之物
而在膚前者以其出於

牛羊也君子不食困腴犬豕曰困故牛羊此饌先陳其

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賈疏先陳其位南陳已
上是也後言其次牛羊

豕已下是也重大禮詳其事對設殮直
言西九東七不言次位是小禮輕之也宮必有碑所以

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

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賈疏葬碑取縣繩絳暫時之
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其

宮廟之碑取其妙好
又須久長用石為之教氏繼公曰先言飪上之也設饗先於西方統於客也

凡饗餼之牢雖有多寡而飪惟一牢則同是以少為貴

也然鼎九且有陪鼎則又以貴故加而異之內廉西階

之東廉陪鼎不正設階前者明其加也上當碑飪鼎以

牛為上陪鼎以腳為上古者宮庭有碑蓋居其庭東西

南北之節所以識深淺也

案歸饗餼文飪先叙而次及腥終乃及餼者賓至造次

三

孰者可先用，殺者可漸用，生者可留用也。雖並時致命，並時受禮，若不關於緩急，而叙有先後，可見備物仍不傷物之意。

〔通論〕賈氏公彥曰：宮必有碑。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民^昏日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觀碑景南北長短，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也。

〔辨正〕朱子曰：今案注內景下引字，疑當作別。又今禹墓窆石尚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綖引棺者也。然則窆亦用石矣。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豈天子諸侯以石，故謂之碑，大夫已下用木，故謂之楹歟？廟中同謂之碑，則固皆石也。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腥者，所以優賓也。賈疏下文士四
人皆餼大牢，無

案飪孰者在西腥殺者在東亦如設殮之陳象春啟秋熟時候也鼎二七者每牢各七鼎也陳如飪鼎但二列異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注古文竝皆為併

正義鄭氏康成曰戶室戶也東上變於親食賓也賈疏案公食大夫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醢醢汁也屈猶錯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醢醢西昌本昌本西麋鷩麋鷩西菁菹菁菹北鹿鷩鹿鷩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

素菜依又董與
得別以非菹
一或以一菹一醢

案設豆之法皆一素一葷相間而為列周禮朝事八豆

韭菹醢醢昌本麋鷩菁菹鹿鷩菹菹麋鷩是也其葵菹

羸醢則屬饋食八豆之二今疏不取朝事之全數而別

取饋食二豆以充八似予未安且其說曰案少牢正祭

用韭菹醢醢葵菹蝸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之明此賓

上大夫亦然是以祭例聘說亦可疑似當以周禮八豆

本數為正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者以東北

方韭菹列起而東南方則為醢醢是一素一葷也南之

西為昌本又西為麋鷩又西為菁菹亦一素而一葷一

葷而一素也由西屈而北則為鹿鷩北之東為菹菹又

東為麋，以接於韭，道皆一葷而一素也。凡縱橫交午，皆一葷一素焉。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正義鄭氏康成曰：黍在北。

通論：教氏繼，公曰：八簋黍稷各四也。

賈氏公彥曰：八豆言屈，八簋言錯者，以八豆之實各別，直次第屈陳之，則得相變，故云屈也。八簋唯有黍稷二種，錯陳之，使當行黍稷亦間錯，不得並陳，設亦相變也。

六鈿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正義鄭氏康成曰：鈿，美器也。
賈疏：此不言絳，屈錯者，絳文自具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文上下絳屈錯似各別，鄭此注屈猶錯，士喪禮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絳，注云絳猶屈，又似不別者，絳屈二者，下手陳之，少異，屈者句而屈陳之，絳者直屈陳之，不為句，陳訖則相似，故注士喪禮云絳猶屈，言錯者間雜而陳之，與絳屈同，或句屈陳而錯，此文是也。或絳陳如錯，公食大夫是也。故公食大夫云：宰夫設黍稷六筐於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

兩簋繼之，梁在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簋不次，簋者，梁稻加也。凡饌屈錯要

相變賈疏相變者不使相當也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竝南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壺酒尊也酒蓋稻酒梁酒不錯者酒不以雜錯為味
賈疏蓋云者無正文也

案總經中凡言陳饌之儀有絳有錯有次有特有竝絳者屈而戾之也其陳如寫弓字之象形錯者間而雜之也其陳如寫爻字橫觀之之象形次者不絳不錯以次而相亞其陳如寫二字之象形特者凡陳饌要方以其餘附於旁其陳如寫土字之象形並者二以併也其陳如寫一字兩端之象形陳豆以絳其實菹醢醢諸品陳

簋以錯其實黍稷陳俎以次其實取諸鼎而膚以為特惟二以並之陳則甚多矣凡攷儀者以是觀之見古人之慎禮雖有司存皆不苟焉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竝南陳六壺西上二以竝東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

賈氏公彥曰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醢醢又其東昌本南麋鷄麋鷄西菁菹又西鹿鷄此陳還取朝事之豆

教氏繼公曰堂上之饌皆屬飪牢此饌屬腥牢也西夾西夾室也東西室皆云夾者以與正室夾房而立名也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方東夾室亦非菹其東醢醢也

賈氏公彥曰西北上則於東壁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醢醢次有昌本次南麋鷄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鹿鷄亦屈錯也云西北上者恐東夾饌從東壁南陳以東北為上其西有醢醢與西夾相對陳之故云西北上見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

教氏繼公曰此東夾之饌亦屬腥牢也

壺東上西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在北墉下統於豆

存疑賈氏公彥曰六簋四鉶兩簋六壺東陳其次可知辨正朱子曰東西之饌自簋已上皆南陳惟壺東西陳之疏以簋鉶簋皆與壺東陳與經文不合殊不可曉案自饗字至此皆叙所陳飪腥之儀飪之陳居先飪在西也其堂上之饌亦於西先至兩夾之饌亦西先設蓋西統於賓尚賓也

醢百鑿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

鑿鳥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醢在東醢穀陽

也醢肉陰也

敖氏繼公曰百壘醢醢各半也云夾碑是^居否於鼎之中
央而上者少北於鼎矣此居於鼎之中央是總為腥飪
設也

賈氏公彥曰壘瓦器其容蓋一彘旣人云簋實一彘又
云豆實三而成彘四升曰豆則壘與簋同受斗二升也
案醢醢二物乃飪腥與餼諸品所宜衆調和者故叙次
於飪腥先於餼以見為百物之所需也然醢非一種醢
非一種且周禮醢人掌凡醢醬之物則兼醬而言又鹽
人賓客亦共之此經云醢醢百壘則諸物蓋皆統之矣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
牛羊豕

正義鄭氏康成曰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
亦居其左

敖氏繼公曰餼陳於內者以堂上庭中皆有所陳宜與
之相近且門外有米禾薪芻之車在焉亦不足以容此
餼禮故也二牢為一列變於腥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
云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胖故寢
左上右士虞記云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注

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筥居呂反。行戶郎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

中也。賈疏：上享時，直言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

之中也。上文公立於中庭，宰受幣於中庭，皆南北之中。東西為列，列當醢醢南，亦

相變也。賈疏：黍兩行在北，次梁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

端，以見上下，而稻梁居其間，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

亦相變者，亦上絳屈錯之義。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

深也。賈疏：陳鼎上當碑南向，陳之醢醢夾碑在鼎中央，

近也。亦向南陳之，今米為筥在醢醢之南北之中，則碑

北以堂深相似，若然碑東當洗矣。

通論教氏繼公曰：凡米以黍為上，稷為下，食則以黍為

上，稻為下，酒則稻為上，梁為下，而不用稷。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籩設于門東，為三列。

東陳籩劉色縷反，一音速注不數之數同，今文籩或為逾。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賈疏：上文

二牢，是三牢死，米禾皆三十車，是視死牢也。秉，籩數名也，秉有五，籩二十四

斛也。賈疏：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若

籩讀若不數之數。
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秬，丁故反，四百

反加

正義鄭氏康成曰。秬數名也。三秬千二百秉。賈疏下。記云四秉曰一秬。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三四十二為千二百秉也。

薪芻倍禾

正義鄭氏康成曰。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來芻從禾。賈疏。薪可以炊爨。故從禾。陳之芻可以食馬。故從禾。陳之。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存疑鄭氏康成曰。四者之車皆陳北轅。賈疏以其向內為正。

辨正教氏繼公曰。經凡言某陳者。皆謂其下鄉之也。此

言東陳是西轅也。西陳者反是。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使者卿也。賈疏。即上卿。韋弁者。

教氏繼公曰。賓不韋弁而皮弁者。嫌其加於已。致君命時之服也。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賈疏。下經

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此賓揖入時。使者止執幣。可知賓侯之於門內。謙也。賈疏。聘君揖入。立於庭。尊卑法。賓與使者敵。故在門內。門內即寧下。故下賓問卿及廟門。大夫揖入。注云。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侯於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賈疏。禮運文。

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賈疏下記云：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諸侯無正文。鄭云：舍於諸公廟者，諸公大國之孤，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者，謂卿舍於大夫也。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卿廟也。

通論 教氏繼公曰：凡主人與客東行入廟，其於禰廟則每曲揖於祖廟，以上則每門每曲揖。若諸侯則雖於其禰廟，亦有每門每曲揖也。

大夫奉束帛

正義 鄭氏康成曰：執其所以將命，入三揖皆行。

正義 鄭氏康成曰：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賈疏：賓者行當後君也。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注古文曰三讓

正義 鄭氏康成曰：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

案 鄭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似不如從古文三讓為是。賓從升堂北面聽命。

正義 鄭氏康成曰：北面於階上也。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

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以東帛同致饗餼也賓殊拜之

敬也重君之禮也
賈疏賓拜饗三牢及庭實又別拜餼二牢及門外未禾

[案]賓升堂聽命必北面者雖賓亦臣也大夫致命必東

面者主中賓也賓稽首不於階東而於階西者雖暫為

主仍是賓不敢有人之宗廟也

大夫辭升成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賓

教氏繼公曰亦饗餼異拜也每者皆再拜稽首

受幣堂中西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

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老家臣也賓出迎欲饋之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

堂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先升敵也皆北面
賈疏前大夫奉君命歸饗餼故

先升一等今賓私饋使者體敵故賓先升在館如主人

之儀故也知皆北面者以其體敵又下始云賓奉幣西

庭實設馬乘

[正義]教氏繼公曰乘四也亦設於西方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止不降使之餘尊賈疏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

降今合降不降使之餘尊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致命非君命也稽首尊君客也

致對有辭也

[案]上經具齋幣之日凡幣皆屬公非私物也注謂非君命未的又云稽首尊國客亦非凡非對君無稽首法此稽首者如對聘君而拜所賜敬君也非尊客也其致對

亦非有辭乃將兩相授受為口容耳

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賈疏大夫南面賓北面

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

[案]此稽首者以報答君之賜養餼也

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養與餼皆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賈疏言

朝無入門之文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賈疏引

見賓客發館至朝來往，皆掌訝前驅為之導。此拜亦皮弁服，賈疏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

通論李氏如圭曰：鄉射禮明日賓拜賜於門外，主人不見知此拜饗餼亦於大門外也。拜於大門外而曰拜於朝，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

上介饗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盂鼎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

賈疏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必異館者，所陳饗餼後無所容也。

敖氏繼公曰：三牢亦降以兩也。

案歸饗餼先及賓而後及介，固是禮之叙，當如此，亦時

事當如此。方歸賓饗餼時，上介在賓館為之請事入告，必賓禮明而後即已館受禮也。若一時並歸之，則上介非時暇矣。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者賓西夾之數。

西夾亦如之，筮及饗如上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

賈氏公彥曰：案下云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是上介有不與賓同者，獨此饗餼大禮，西夾筮及饗如

上賓以其容比上介如上賓之禮也。

教氏繼公曰西夾其饌亦六也不設於東夾以腥牢惟一爾腥牢自二以上乃兼有東西夾之饌。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凡飪以下。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

教氏繼公曰下大夫致之者亦使人各以其爵也。

儻之兩馬束錦。

案上賓儻卿以馬乘此以兩是其降差者經故不云如賓禮也。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牢米不入門畧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賈疏餼本設於庭在門內由士介賤不得入門宜當門陳

之賓上介餼在米南門西東上明此牢亦在米南而西上為異耳。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紼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

畧之上介西面拜迎

賈氏公彥曰上賓與上介米禾皆視死牢且有芻薪米禾此士直有生餼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矣

敖氏繼公曰使宰夫亦以其爵也宰夫致之故朝服士之朝服與卿大夫之弁服其差相似也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

前東面從者

賈疏前君使士受私覲之馬適其右受之知此亦在右受也若然君使士受私覲由

前此由牢後與受馬不同者牛畜擾馴與馬有異故得從其後適宰夫右取便也

無儻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

受之服從賓拜於朝

賈疏無儻士介畧之

敖氏繼公曰無儻者賤也大夫以上乃有儻禮必著之

者嫌受國君之賜皆當儻也

案下記云聘日致饗注云急歸大禮今攷自厥明以來

行聘享君禮聘享夫人禮行醴賓禮行私覲禮而後賓

得卽館而卿大夫之勞者旋至歸饗餼者備至其用財

多其儀節煩皆以一日之中相繼行之不得少休暇非

強有力者能勝之乎非敏於禮者能不辱命乎

石歸饗餼

賓朝服問卿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皮弁，別於主君。賈疏：上行聘享私覲，皆皮弁。此朝服

降一卿每國三人。賈疏：見三卿皆以幣問之，其主國下大夫曾使向己國者，乃得幣問之，與

異卿

卿受于祖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賓禮也。祖，王父也。賈疏：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

祖廟，非別子并立曾祖廟，今不受於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於祖廟，以天子受於文王廟，諸侯受於大祖廟，大夫下君則受

於王父廟

賈氏公彥曰，卿受鄰國君所問之禮，不辭讓者，以其初

君送客之時，賓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

更辭

教氏繼公曰，受於祖廟，亦尊國君之禮也。

下大夫儻

正義教氏繼公曰，下大夫儻，公使為之也。必使下大夫

者，欲與上介之爵相當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無士儻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

案設儻多者，接於君之禮，若問卿則宜降，非為急見之

故也。

賓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

夫揖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賈疏

事者曲禮云請入為席是也俟於宁者門屋宁也不俟於庭者下君也

李氏巡曰正門內兩塾間曰宁

賈氏公彥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

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豎牆牆皆

閤門假令王父廟在東則有每門每曲之事

擯者請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賈疏

聘時擯者從君而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此擯者亦從卿而入省內然後出請

通論教氏繼公曰不几筵者君使尊不敢設神位以臨

之不几筵之義有二禮大重者不設此類是也禮差輕

者亦不設小聘之禮是也

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

讓注古文曰三讓

正義鄭氏康成曰皮麋鹿皮也皆猶竝也賈疏賓先升

升堂故不三讓

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先升使者尊

賓東面致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其君命

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
中西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堂中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

案言賓致命則非私交也大夫稽首者如見聘君然非
以為賓也

賓降出大夫降受老幣無儻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擯賓辟君也

右問卿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

賈氏公彥曰賓私覲用束錦乘馬則私面亦用束錦乘
馬也

教氏繼公曰聘使私見於主君曰覲大夫曰面蓋異其
稱以別尊卑也然周禮以私覲為私面則又通而言之
與此異

通論賈氏公彥曰覲面並文則面為質若散文面亦為
覲故司儀注云私面私覲也又左傳云楚公子棄疾以
乘馬八匹私面鄭伯是也

案行公幣於卿曰問行私幣於卿曰面先問而後面先

公而後私，辟享與覲之名也。私面無所稽首，則上文所稱稽首者，重可知也。

賓奉幣庭實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庭實四馬，賈疏以其言如覲幣也。

入門右，大夫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賈疏知階下辭，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

賓遂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

後客復就西階。

庭實設，揖讓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至庭中，旋並行。賈疏：大夫至庭，賓揖而並行北面，言如初者，大夫不出門，惟有庭中一揖，至碑又揖而已。

大夫升一等，賓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先升，道賓。

大夫西面，賓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

教氏繼公曰：稱面敵者之禮也。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

西面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右賓私面於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眾介始覲不自別也上賓則眾介皆從之賈疏介初覲主

君之時不敢自尊別與眾介同執幣而入今私面於鄰國卿不與眾介同而特行禮焉

皮二人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儷皮也

入門右奠幣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等也

大夫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辭上介則出

擯者反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還於上介也

教氏繼公曰此與請受之言互見也反幣者取之出請受而上介受之也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注今文曰入設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亦先升一等

介升大夫再拜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於楹間南面受之。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受老幣。

案自擯者出請事至此皆叙上介私面於卿之禮也。

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亦爲士介辭。

案賓面則於大夫辭遂左上介面於大夫辭乃奉幣入衆介面於大夫辭而賓代衆介辭禮之分別也士介卑

若不能自達然故禮統於賓。

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顧言去。

擯者退大夫拜辱。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送也。

案賓有問於卿面於卿之禮而上介及衆介惟有面於卿之禮此其別也又上介衆介之覲於君不特覲於卿

則別為二次之面，又其異者，皆所以辨等也。

右介私面於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
賈疏問

還使上介是各於其爵易以相尊敬者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據此篇大聘使卿五介，小聘使大夫

三介，若大國之卿七介，小聘使大夫五介，小國之卿三

介，小聘使大夫一介也。

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

正義教氏繼公曰：如其禮耳，庭實則用儷皮也，士介不面，亦殺於正禮。

右賓問嘗使者

大夫若不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故也。
賈疏有故者，或有疾病，或有哀慘，不得受其問禮。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

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教氏繼公曰必使人代受者不可虛聘君之命也

右主國大夫有故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注今文歸作饋下及記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

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

賈疏案公羊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

外事故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於戶東又

辟饌位也

賈疏君歸八豆此六豆饌位君饌位

其設脯其南醢屈賈疏自

首二以並東陳先於北設脯即於脯南設醢又於醢東設脯以次屈而陳之此約君禮設豆法云非菹其南醢醢屈故知此醢在南屈陳之六籩六豆賈疏以下文上介四豆四籩降殺以兩明大夫多二六籩六豆可知

存疑教氏繼公曰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

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非菹

其南醢醢屈以終釐其南蕡亦屈以終此禮主於飲主

君之禮主於食

案教氏推籩豆陳品無正文可備一說又案籩實之陳

多出自夫人君使卿歸饗餼百物俱為之備而不及籩

夫人則有之上文夫人使下大夫郊勞其實棗蒸栗擇

亦籩實也。君之用籩實，惟禮賓時耳。經文云：宰夫薦籩豆脯醢是也。

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醲黍清，皆兩壺。

正義鄭氏康成曰：醲，白酒也。凡酒，稻為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醲，白酒尊先設之。

案醲黍清皆兩壺云者，言稻醲一，稻清一，黍醲一，黍清一，粱醲一，粱清一也。

大夫以束帛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夫人之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

賈疏周禮掌客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侯伯已下亦皆有牢，是朝君來時有牢，此鄉聘下朝君也。

通論教氏繼公曰：以束帛致其禮，亦盛之也。殮不致，此殺於殮乃致者，蓋主君以設殮為差輕，而夫人歸禮為特重也。

賓如受饗之禮，儻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於君也。

賈疏上致賓六壺，稻黍粱皆有清白，今上介四壺，明從上去之，無稻酒之清白。

存疑教氏繼公曰四豆者去菁菹鹿藿四籩者去形鹽
膾四壺者去梁酒不言所使下大夫可知禮窮則同也

饋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注今文禮為醴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

餘論教氏繼公曰夫人歸禮不及士介者以其禮薄不可得而復殺且君於士介已無堂上之饌也

右夫人歸禮於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陳於門外賈疏經無牢黍梁各二

筐稷四筐二以竝南陳賈疏歸饗餼時稻黍各二行

數無稻賈疏知無稻者記云凡餼牲陳於後東上不饌

也無稻大夫黍梁稷筐五斛是也

於堂庭辟君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掌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云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彼為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為差降

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
退賓再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老室老大夫之貴臣

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
以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米六筐者又無梁也賈疏上文八筐無稻從上去之

此無梁以稻梁皆是加故去之也士亦大夫之貴臣賈疏喪服傳曰室老士貴臣注云室宰也故為貴臣

存疑教氏繼公曰米六筐蓋黍稷各二筐也

右大夫餼賓介

公于賓壹食再饗食音嗣注及下同注古文壹皆為一今文饗皆為鄉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曰

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賈疏此經先言食後言饗則食在饗前公

食言設洗如饗則饗在食前先後出於主君之意故不定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篇雖據侯伯之卿聘使五等諸侯

其臣聘使牢禮皆同無大國次國之別是以掌客五等

諸侯相朝其下皆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

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又云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

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爵卿也則殮二牢饗餼五牢

大夫也則殮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殮少牢饗餼大牢

也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

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

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望不得

以君決臣也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俶昌叔反注古文俶作淑

正義鄭氏康成曰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賈疏下記云禽羞俶獻故知是禽以其言羞故知成熟煎和者

通論賈氏公彥曰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皆有常數此臣無常數者亦是君臣各為一不得相決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食賓介為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教氏繼公曰乘禽亦拜之者謝主君之惠也

餘論介從饗獻不從食公食介雖從入不從食賓食畢介逆出從饗者下記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為介注云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春秋襄二十七年叔向為趙孟介而得從饗是其義也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食無儻侑音又注古文侑皆作宥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

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賈疏依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無儻以已本宜夫一命經云各以其爵故知不依命數

往賈疏饗餼之等不宜君賓故君使人致禮賓則饋使
往者此饗食之禮主君無故合速賓來就主君入廟賓
無饋禮今主君有故生致於
賓亦無饋故云本宜往也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
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

子酬諸侯賈疏約上主君禮賓用束帛乘馬此饗幣亦
不是過引禮器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
相酬以此玉將幣證此
酬卿大夫不同之義

右食饗燕羞獻

大夫于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
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
為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餘論賈氏公彥曰經直言饗食不言燕亦有燕昭二年
左傳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譏文明鄰國大夫有
相燕之法

右大夫饗食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正義鄭氏康成曰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
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賈疏聘義
云已聘而

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
又云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不敢不終也。賈疏始謂受聘享在廟時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注今文曰

迎于門外古文帥為率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道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賈疏決上

君使卿歸饗餼時賓拜迎是純為主入故也

案此不拜者，乃以還玉於君，已不敢當禮，非為示將去

意也。下文臨行時猶三拜乘禽於朝，豈以將去而不拜

示意乎。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

正義鄭氏康成曰：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

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

負右房而立。注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命於下，敬也。賈疏賓受醴時公用

歸饗餼時賓升階上聽命此特於下聽命故云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竝受也。

必竝受者，若鄉君前耳。賈疏於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

同竝受不異也退為大夫降，遂遁。

存疑賈氏公彥曰：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

右房，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容館，故有右房也。

屋制當細考而
詳說之大夫士
亦必宜

案言禮家俱云大夫士廟制東房西室則有左房無右
房也今此聘者卿館於大夫之廟而有右房何也賈氏
以為或不在大夫廟而舍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此不信
本經而遷就以附已說耳試觀經之歸饗餼節有揖入
及廟門之句則固明明在廟矣且宮室之制莫重於廟
豈正客館尤重於廟而有左右房廟顧無之乎然案士
冠昏廟中所設尊設筵醴賓醴子位次多似無右房者
則士廟制之降於大夫也上鄭氏以大夫與士廟皆
無右房誤矣且說經者俱謂大夫士廟制五架今案聘
禮所館人衛之多往來車馬饗餼饋物之充又似非五

架之制所能容者此又當闕疑矣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
階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賈

大夫至中庭賓乃降故云為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賈疏賈人此時在堂東待藏玉賓還阼階下西面立賈疏賓在館如面立以待授璋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賈疏介猶在東

方故上文授上介於阼階東也

賓謁迎大夫賄用束紡

賄呼罪反紡敷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之

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賈疏下云禮玉束帛

報聘君之享物特加此束紡是以云相厚之至鄭注周禮內司服亦云素紬今之白縛也則此束縛者素紬也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

注今文禮皆作醴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

可知也賈疏聘賓行享時束帛加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也經言束帛兼有束錦也

李氏如圭曰卿不報聘君之幣者尊卑不敵也

大夫出賓送不拜

右還玉報享

公館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慤懃且謝聘

君之意也公朝服賈疏初在廟行聘享尊重故皮弁拜謝稍輕故朝服

賓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

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賈疏將見而不見則謂之辟此本不見而言辟者以

君在廟門外雖不見而言辟者以君在廟門外雖不見而言辟者以

此館是諸臣之家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則君車入大門矣既至廟門須與賓行禮故鄭云造廟門乃下

上介聽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命於廟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賈疏案前

受士介幣之時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注云立門中闕外西面此時賓不見使介聽命明知相拜然取其視外便也必知在門中西面門擯者每贊者以其君來如賓禮東面介西面向公可知

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於寡君之老賈疏玉藻云擯者擯者之辭主於見他國君今上介當擯者之處故知告於賓稱告於寡君之老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

賈氏公彥曰案司儀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此經不言拜辱而言請命凡言請者得不由君君聽則拜下經直云公辭賓退不見拜文是君不受其謝也

公辭賓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且將發也周禮曰賓從拜辱於朝

右主君就賓館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

識

敖氏繼公曰發去乃拜乘禽以乘禽之賜終於此也而總拜之乘禽雖輕受賜多矣故為之三拜三拜則不稽首此禮在公館賓之明日

案乘禽若頻拜則為僕僕爾亟拜也於此三拜以謝既不虛所賜而禮不傷煩

遂行舍于郊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軫

右賓拜賜遂行

公使卿贈如覲幣

注今文公為君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覲幣見為反報也

敖氏繼公曰出郊而後贈亦異於答聘君之節也如覲幣帛用束也其庭實亦存焉

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儻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入無儻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賈疏歸饗餼則入設而有儻

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眾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儻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境

通論李氏如圭曰贈贈賄也布帛曰賄賄用束紘是也彼贈聘君此贈聘賓春秋傳入有郊勞出有贈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則諸侯相朝郊勞贈賄之節亦同也贈之多少視覲幣秦西乞術來聘魯以為君子厚賄之言厚賄則所贈加於覲幣可知

案自賓及竟謁關人至此士送至於竟凡二十八節中間三展幣郊勞至朝致館設飧行聘禮享禮聘享夫人有言禮賓私覲介私覲公送賓問君勞賓介卿大夫勞歸饗餼問卿賓私面於卿介私面於卿賓問嘗使者主

國大夫有故夫人歸禮於賓介大夫餼賓介食饗燕羞獻大夫饗食賓介還玉報享主君就賓館賓拜賜遂行贈送其節次先後無不中節讀者宜詳其目

右贈送





